

得 一 演 表 劇 蓮

有母騰介

嘎孩兒告退

（立）起退在背白

哎呀且住我想母子

逢合當歡喜為何母親反添愁悶（跪吟旦）末看小生走下

對老旦白

老安人不要悲傷（老旦）忍淚點頭（小生連前白）嘎

待我問李舅過來（末）狀元老爺（小旦）老安人為何悶

悶不樂（集）述（記）錄（理）（老安人）白介（嘎）想

三（凌）云（兼）（末）白介（嘎）想

受第（徐）安（所）（末）白介（嘎）想

（狀）小（生）格（管）（末）白介（嘎）想

莫不是我（家）（末）白介（嘎）想

（末）白介（嘎）想

（末）白介（嘎）想

（末）白介（嘎）想

（末）白介（嘎）想

（末）白介（嘎）想



昆 剧 表 演 一 得

· 第 三 集 ·

徐 凌 云 演 述

管 际 安、陆 兼 之 记 录 整 理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1960

內 容 提 要

本套第三集包括《梳妆·擲戟》《云阳》《乐驛》《学堂》《問路》《搜山·打車》《照鏡》九出昆剧。与已出的两集相同,根据演述者的实践心得,除了对这些戏的剧情、服飾化装、梨园掌故等都有扼要的叙述外,特別对戏曲人物、表演身段作了詳細的分析和說明。

这些剧目的內容也都相当好,在演出史上早著盛名。其中象《云阳》《乐驛》《問路》等戏,剧本文学、表演艺术上固然有显著的特色,并且絕响舞台已久,因此,通过这些戏的介紹,附帶地做了优秀傳統剧目的发掘、保存工作。

昆 剧 表 演 一 得

· 第 三 集 ·

演 述 者 徐 凌 云

整 理 者 管 际 安、陆 象 之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上海肇平路 155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4 号

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: 850×1156 耗 1/32 印张: 4 3/16 插圖: 2 字数: 90,000

1960年8月第1版

196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2,500册

統一书号: 10079·1428

定价: (九) 0.52 元



《連環記·梳妝擲戟》

徐凌云飾呂布，袁安園飾貂蟬（約攝于1923年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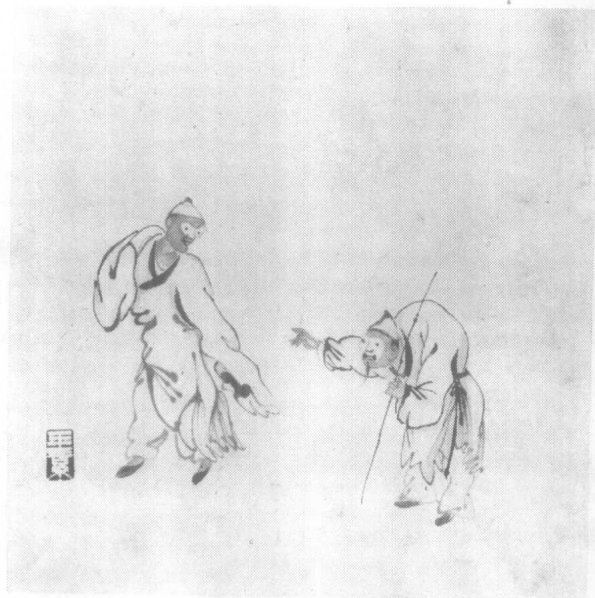


《邯鄲夢·云陽》 徐凌云飾盧生，張玉笙飾崔氏（約攝于1923年）

《牡丹亭·問路》

左為癩頭禿，右為郭橐駝。

《天長宣氏三十六聲粉鐸圖
咏》(幕本)之一。





《望湖亭記・照鏡》 徐凌云飾顏秀

《照鏡》演出
前的化裝



8AM 15/10



1915年冬，徐凌云在康定路徐园，招待王欣甫、恽兰蓀、赵子敬三人留影。
 王欣甫在清末民初，提倡昆曲頗力，赵子敬为昆曲全材，唱、演、乐均有深造，韓世昌得其薰陶特多。后立者自左至右潘祥生、徐澍嘉、温真青、赵子敬、邵季剛、沈季璜。中坐者自左至右陈少岩、恽兰蓀、王欣甫、徐子巨。前坐者范金泉（笛师）、严連生（笛师）、徐凌云、徐子权、徐君益。

序

徐凌云先生今年已經是七十四岁的高齡了。他在本書《照鏡》篇中說：“这也是我开蒙戏之一。十八岁那年，曾在曲友会演出。十九岁时，我第一次在戏园里公演，也是以这出戏初次和观众見面的。”从十八岁演戏开始，掄算到现在，徐凌云先生的演剧生活已經有五十七年的历史了。因为他是业余昆剧的老前輩，演戏較早，因此得到了不少老艺人的指点和傳授。付丑戏中，《照鏡》就是“初从沈斌泉学习，后經姜善珍加工”，演出时又“参考陆寿卿表演的地方很多”。《問路》就是“請王小三說的”。沈、姜、陆、王都是老艺人。也就是說，他繼承了老艺人精湛的昆曲傳統艺术。又由于他自己能够揣摩剧情，就更能透彻地把各种剧本的各种角色表演得恰到好处，不瘟不火。他能够有这样的成就，与他的勤學苦練、刻苦鉅研是分不开的。

徐凌云先生戏路极寬，可說是生旦淨末丑，无一不能。直到一九五六年，他还在苏州接連演了四出戏，那就是《連环計·小宴》里的王允、《荆釵記·見娘》里的王十朋之母、《風箏誤·惊丑》里的詹愛娟以及《綉襦記·卖兴》里的来兴，这就包括了老生、老旦、丑旦以及丑这些“家門”。我虽不曾到苏州去看戏，但王允、王母和詹愛娟却都看过他的演出。《小宴》是在同年上海昆曲会演中看到，面部表情极能显出王允智謀的深远。《見娘》是在一九五八年上海昆曲研习社首次演出中看到的，特別是哭泣演得非

常真撼动人。《惊丑》看得相当早，是一九四五年以前在兰心大戏院看到的。他表现詹爱姑的庸俗和鄙陋，很能刻画这个人物的个性。可惜《卖兴》错过了好机会，无缘看到演出。一九五六年十二月，在昆曲会演时，又看到他的《水浒传·借茶》里的张文远。当时我在《戏剧报》上著文介绍道：“他演《借茶》里的张文远，将贪色的书吏形容得淋漓尽致。他初见閻惜姣，将脖子一伸，扇子放在眼前做一个身段，就极为传神。他的眼睛总是馋涎欲滴地望着閻惜姣，仿佛要将她吞下肚去似的。”此外，我还知道他擅演《安天会》的孙悟空，这是一般曲友所不敢尝试的难戏，他也能够应付裕如。在南昆方面，素有“徐家做，俞家唱”之称，徐即指徐凌云先生，俞即指俞振飞同志。由于这谚语的流传，也可看出徐凌云先生的昆剧表演艺术地位是怎样的崇高了。

昆剧的曲谱较多，自叶堂的《纳书楹曲谱》、冯起凤的《吟香堂曲谱》以次，常有刊行。惟独昆剧身段谱极为少见；除了清道光十四年的刻本琴隐翁的《审音鉴古录》以外，几乎举不出第二部刻本的身段谱来。偶然看到《国剧画报》上的《寻梦》身段谱、《剧学月刊》上的《花藻》身段谱、阿英的《霍峰塔传奇叙录》里的《断桥》身段谱等，即詫为奇遇，可见身段谱的刊行是多么的稀少和需要。据一九三四年《北平图书馆戏曲音乐展览会目录》，知道傅惜华先生藏有旧钞本身段谱十余种，其中还有道咸间艺人杨鸣玉手抄的《付用单头五十八出》，这是付丑戏的丰盛收获，虽只付丑一面（单头）的戏，也已经很可珍视的了。上海图书馆也藏有周明泰先生捐赠的旧钞本《昆曲身段谱甲编十册》以及《昆弋身段谱乙编五册》。想来别处还有一些收藏。但是，将昆剧身段详细提供印行出来，却要算这部三卷本的徐凌云先生演述的《昆剧表演一得》为嚆矢。《审音鉴古录》除《荆钗记·上路》记老

艺人孙九皋的身段較繁以外，一般都非常簡略。不象本書逐字逐句，都有詳細的說明。

本書演述身段，不是机械地搬弄，而是結合劇情，从人物的性格出发的。他說明《照鏡》中顏秀的“阿曾打听有几化嫁資”一句話不能刪去，是說明顏秀的丑惡，“非但愛色，并且貪財，是个双料的心术不正之人。”他又說明《梳妆·擲戟》中的吕布戟不离手，不仅为了边式好看，也是表現吕布焦急激动，大有皇皇不可終日的样子。《問路》中郭駝的靜和慢，瀨头的动和快，更是性格的明显对比。《乐驛》刻划專門詭詐的所謂讀書人乐道德，分作七个层次来剖析，非常清楚。《云阳》說明卢生被綁，手不能动，必須运用眼神表現恐惧、憤激等的复杂情感。凡此都对于舞台艺术表演有很大的帮助。

本書不仅演述身段，也記錄梨园掌故，这也是任何書上找不到的宝贵材料。他說起《搜山·打車》和《云阳》有李少梅（桂泉）、沈錫卿（金狗）等人擅演，《梳妆·擲戟》为李双泉、沈月泉、丘鳳翔等人擅演，《学堂》則为周鳳林等擅演。

有时本書也穿插了一些演述者的創見。如云《学堂》中綉床就是綉花的綉子，因此身段須做拈針穿綫的样子，而不能作鋪床的姿势。这就是发人所未发的。

本書所附的照片和插图亦极珍貴。即如一九一五年冬在徐园拍摄的一張，就值得重視。这里面有韓世昌先生的老师赵子敬（我見過他替嘯社紀念冊題的字），还有在清末民初提倡昆曲的王欣甫。光緒二年（一八七六）《仙蝶来館三十六声粉鐸图咏》中的《問路》一幅画得很有风趣，繪画人把瀨头活潑的孩子气和郭駝的老实都显示出来了。此图題作“东魯游人宜鼎画”，可能不是《夜雨秋灯录》作者宜瘦梅的手笔。每幅画都有“王素”、

“建庭”、“乃謙”的印章，或許是王素（字建庭，号乃謙）的复制吧！根据《异書四种》，《天长宣氏三十六声粉鐸图咏》（不作“仙蝶来館”）当作于同治癸酉（一八七三）年以前，但本画“諫民”的題字却已是三年以后了。原来应该有陈鏞（伯蓉）、傅卓（介清）等的題字，現在这本册頁上也找不到。

这里的九出戏内容也都相当的好。《搜山·打車》是《千忠戮》里的两出，演述者說，“一笠”的常見不是偶然。当时南明国势危殆，朱氏后裔远涉广西、云南等地繼承王統，这情况与永乐年間的建文帝出走正复相似，李玉或許是有激而发。“家家‘收拾起’，戶戶‘不提防’”，不仅說明《千忠戮·慘睹》和《长生殿·彈詞》曲詞的流傳之盛，也应该看作人心未死，都兴起了故国之思。《云阳》暴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丑恶面目。卢生不相信自己会被处斬，正說明他为国建立了“十大功劳”，皇帝不会冤枉他的；然而，他竟被处斬，虽經特赦，仍不免充軍。这就是功臣的下場。《学堂》可說是杜丽娘想要冲出封建家教牢獄的初次觉醒。《梳妆·擲戟》这两出是表現貂蟬要想除去国賊董卓的爱国热忱，也是好戏。《乐驛》对帮閑的知識分子备极丑詆，《問路》显示了側面表現全本劇情的手法，都有其可取之处。《照鏡》虽然对人身（面麻）作嘲笑是个缺点，但須知此剧主要还是諷刺顏秀的貪財好色，甚至要人去假冒認亲。演述人說：“演这出戏时，应着重刻画的是他的性格，而不是他的容貌，”这是很好的提示。

本書不仅昆剧演出者应该閱讀，我認为所有戏曲演出者和导演甚至戏曲史家都应该閱讀。因为昆剧是各种地方戏曲的源头。好多地方戏曲的表演艺术都是从昆剧来的，特別象本書中的《学堂》（即《春香鬧学》），更是京剧团中常演的戏。

赵景深 一九五九年十月

目 次

序	I
梳妆・擲戟	1
云阳	19
乐驛	35
学堂	53
問路	76
搜山・打車	90
照鏡	112

梳 妝 · 擲 戟

《連環記》傳奇，我已談過《議劍·獻劍·小宴》三出，現在再
來談談《梳妝·擲戟》兩出。

這兩出戲以呂布為主，貂蟬、董卓為副。此外李儒、李肅僅
是“搭頭”（配角），再加四侍女、四將、八龍套（四個執門槍旗，四個持
鑾駕）、一車夫、一傘夫（執黃羅傘）。呂布由鷄毛生應行，大紫金
冠、翎子、花箭衣、排須套（又名排須甲，又名罩，吞頭即虎頭肩，半截袖
子）、三角領、白布袖口、宮簪、花鸞帶、紅彩褲、靴。貂蟬由閨門
旦應行，梳大头、點翠頭面、宮髻、衬褶、花帔、云肩（今已不用）、斗
篷、羅裙、彩鞋。董卓由白面應行，勾臉、蒼滿、金踏鐙（《擲戟》中
改九梁巾或太師巾）、开氅（《擲戟》中改衬褶、帔）、彩褲、靴。李儒由
外應行，黑四喜、披巾、箭衣、馬褂、鸞帶、彩褲、靴。李肅由末應
行，黑滿，服飾與李儒同。

昆班老藝人演《梳妝·擲戟》中呂布一角，以李雙泉為最好。
李的行輩，不會晚於徐小香、王楞仙，所搭的班，還在全福班之
前，班名已記不起了。全福班的著名小生沈月泉、丘鳳翔，都是
李的弟子，也都擅演這個角色。我年輕時愛好《梳妝·擲戟》，正
好曲友包壽伯請沈月泉教授此戲，夜夜在我家中排練（昆班名為
“踏戲”），我夜夜看，看會了。後來我請丘鳳翔教授，同時融會了
沈月泉的身段。因此我演這兩出戲中的呂布，七成是丘鳳翔的，
一成半是沈月泉的，還有一成半是李雙泉的；所謂李雙泉的一成

半，是間接得之于曲友周紫垣所指点的。当然，这仅仅从形式上来分析，說做几成几成，对于老艺人們表演艺术的精华所在，我还是領会得很淺薄的。

这两出戏，我演得并不多。一次在清朝光緒末年，丘鳳翔在上海春仙茶园拉局（艺人邀曲友串演，帮忙集一笔錢，名曰“拉局”），我参加演出，原定剧目：第一天《出猎·回猎》，第二天《别母·乱箭》，第三天付角戏（戏名已忘）。第一天原定副目中，还有包寿伯的《梳妆·擲戟》，因包临时怯場，丘鳳翔要我改演这两出，記得是田桂枝的貂蟬，金阿庆的董卓。后来在苏州旗杆里（地名）又演过一次，剛演毕下場，戏館被人打坏，从后台推墙逃出，飽受一場虛惊。一九一〇年，宁波老庆丰昆班在苏州阿黛桥演戏，亏蝕很大，邀請苏沪曲友到苏帮忙，串演十日十夜，我又演出一次《梳妆·擲戟》。这些話，都已成为五十年前的掌故，但一提起来，那些老艺人的声容笑貌，还历历如在目前呢！

《梳妆》为傳奇第二十五出。原本先由旦扮专房吊場，次呂布上，念“恨小非君子”云云后，唱“醉罗歌”第一支。专房再上，告訴呂布說，太师納了新寵，晌午未起，并称道貂蟬美貌溫柔，唱“醉罗歌”第二支。董卓內喚专房，应下。然后呂布往妆樓去寻覓貂蟬，唱“懶画眉”。通行演出本，已将专房一节刪去，一开始就由呂布上場了。

呂布因为已定婚的貂蟬被董卓搶了去，心里忿忿不平，一面又惦记着貂蟬，不知她在董府情况如何，急于要来寻她，因此未出場，先在幕內高嗽“嘿嘿！”这一声，与其照本子上所写，說是“嗽上”，毋宁說做高叫为妥。它包含着忿恨、焦躁的情緒，所以上場就滿面悻悻之色。但是他又惧怕董卓的势力浩大，不敢

正面去責問董卓奪愛，只能暗地里來探望。這個心理是矛盾的，應該貫串到《梳妝》結束為止。現在他右手倒提画戟，戟頭朝下，左手托鸞帶，“四記頭”。到九龍口亮相，再走到台口，念：“恨小非君子（左手放下鸞帶，右手將戟掉給左手）。無毒不丈夫（右手拉开）！可恨老賊（上步，右手駢指指出），不念父子之情（朝下角，攤右手），奪我夫妻之愛（朝上角，右食指與戟相并），不勝焦忿（右手抖勁，上舉）！夜來司徒之言（朝下角踏前一小步，指口），未可深信（退一小步，右手自左至右搖動，頭偏向右）。我如今（拍腰），潛入后堂（戟掉右手，左手駢指，與戟頭一起自上而下，繞一圈子，向內指出，蹲身作坐馬勢，上身挺直，戟尾平靠背後），打听貂蟬動靜則個（盤轉戟杆，頭右尾左，用雙虎口平托。如果舞台大，居中立，台小則可偏近下角立，以便開唱后連踢三腳）。開唱“懶画眉”第一支：

只因淹滯虎牢關（左脚向后勾，再作馬勢，耍翎子，繞三圈；退后一步，身子聳直，勾右脚，踢左脚，三次；退后，再繞翎子），失却明珠（掉左手抓住戟中段，左轉身，朝右斜立，蹣起左脚，右拇指橫指冠頂）泪暗彈（左脚立直，篤右脚，捻右手三指，掩泪；戟頭由左向右盤轉，踢左边腿，右手向左脚尖彈泪；右轉身，戟掉右手，身朝下門，踢右边腿，左手向右脚尖彈泪；面側朝外，戟頭朝下，拖在背後，戟尾靠住左肩），把奸姻緣反做惡姻緣（面朝下角，戟由上而下繞一大圈，左右兩食指平托戟，前後指棚，邊指邊退幾步，最后一蹣右脚）。我潛身轉過雕欄畔（左手反抱戟，戟尾在身後，戟頭直向上，右手掏翎子，伸直，翻過手來，左脚跳落右脚之右，踏下時，右脚向后一勾；圓場到下角），試听貂蟬有何言（右手仍抓住翎子，翎尖向戟上一搭，甩去翎子；右手抓住戟杆，左手推戟尾，宕開；戟頭从身後套過翎子，右手平舉戟，用拇指托住戟杆，橫在身前；左手駢指指上門，蹣起左脚；再將戟从前面轉過來，擱在臂上，掉左手；戟頭从身後套過翎

子，搭在腰間，戟頭向下；右食指與右腳交叉指點；低頭，倒翎子；右手伸直向下，一拍，退半步；左手握戟後半段，將戟繞一圈子，戟頭由下而上，再落下；抬左腿，右手平搭戟杆，虎口又住戟；落左腿，右腳向後一勾，用經折步下場）。

上面這支曲子中，盤轉畫戟，耍弄翎子，再配合手指腳步，身段非常繁復，要做得好看，關鍵全在腰腿工夫。根據詞意，一方面表現他走過一段不短的路徑，去至後堂尋貂蟬；另一方面又表示他的情緒上既是激動，又是偷偷摸摸的。因此，我認為這種身段，不能單求邊式好看，而更難的在於掌握精神，比如：“失却明珠暗彈”句中的彈淚，“好姻緣反做惡姻緣”句中的指撿、跺腳，面容上都要做出忿恨之意，並不是真傷心。呂布也是好色之徒，與董卓的矛盾，在爭奪女色，似乎不需要演成一個真正愛情專一的人。至於“失却明珠”是指貂蟬，因為這頂金冠是貂蟬所制，見《送冠·小宴》，現在貂蟬被董卓強占，只有金冠還在頭上，所以以物喻人，表演時拇指指冠，是比喻的手法，不能當作失却金冠上的珍珠來理解。

侍女引貂蟬上。貂蟬披著斗篷，手勢動作很少。到九龍口開唱“懶畫眉”第二支：

輕移蓮步出蘭房（邊唱邊走到台中），只見紅日墮墮上瑣窗（搭髻仰看）。昨宵巫女會襄王（偏頭，微掩口，面帶羞恹），嬌姿無奈腰肢怯（右轉身，進桌子，卸斗篷，搭在椅背上，坐定），瘦損龐兒淺淡妝。

呂布右手提戟，左手撩鬚帶上，接唱第三支“懶畫眉”：

日彩花影上紗窗（左手放下鬚帶，右手駢指，與戟同時由上落下作半圓形，起左腳，勾右腳，偏身俯視，作看花影狀，邊看邊起步，小圓場，到上角），一陣風來粉黛香（踢右腳，右食指由左上落下，再

向右侧竖起，同时右脚篇出；左手提戟，撑在左腰侧；“风”字上，右手平抚，“粉”字上，右食指移近鼻尖，作嗅状，到台中），呀（戟掉给右手，转身朝里，戟杆平举，靠在背后，左手拉开）！那人在窗下试新妆（戟再掉给左手，右手擦肩，头手交叉移动，“妆”字上，腾步，倒翎子），分明是一枝红杏在墙头上（转身，在下角伸右食指，由内指外；双手平托戟杆，圆场，仍到下角），惹得游蜂特地忙（右手三指抓戟杆，无名指抵住杆后，直拎，宕圆圈，左手擦带撑腰，右脚提起，宕倒圈；戟掉给左手提，靠左腰侧，挪步三步，倒翎子，正好唱完）。

貂蝉接唱第四支“懒画眉”：

锦云拂镜整残妆（照镜梳妆），只见鬓乱钗横分开双凤凰。香消色褪减容光（吕布在此三句中，先将戟掉给右手，向上门一望；再将戟掉给左手，向下门一望；转身，到台中，将戟直立地上，左手抓住戟杆，右手掏翎，从戟眼中向内望去，正值貂蝉第三句唱完，吕布侧身，咳嗽）。呀（貂蝉闻声，一怔）！是谁在窗外行踪响？

貂蝉问：“哪个在？”吕布折腰：“小将吕布在此！”貂蝉故意高念：“温侯在外！”董卓内白：“貂蝉！”貂蝉接唱：

啊呀天吓！不觉满面羞惭难躲藏。

为什么我说貂蝉这句“温侯在外”是故意高念的呢？因为这时董卓正在后堂，貂蝉是叫给董卓听的。貂蝉奉王允之命，来进行离间董卓、吕二人的关系，刚被董卓强纳在府，料到吕布必然前来探问，现在吕布果然到窗外咳嗽示意，她就乘机耍他二人一下。这句“温侯在外”，既是在吕布面前表示喜出望外之意，又是暗暗叫醒了董卓，正是“一石投两鸟”的妙笔，由这句叫唤引出了董卓的内白，又由董卓的内白引起了吕布的惊慌。貂蝉听到董卓声音，又故意高叫“啊呀天吓！”来引起董卓的注意，这样反复耍弄，充分写出了貂蝉的机智，吕布在貂蝉来句曲文中右手